

冊一

書名 忠義水滸傳二卷即九回 明治四十一年東京共同出版社排印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 明 李贄 批點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1
 編號 D8682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忠義水滸傳 卷即九回 明治四十一年東京共同出版社排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忠義水滸傳卷一



李卓吾批點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修

第一回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

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點、天子駕坐紫宸殿、

殿前百官朝賀、但見

迷鳳閣、瑞氣罩龍樓、含烟御柳拂旌旗、帶露宮花迎劔戟、天香影
 響珠履聚丹墀、仙樂聲中、綉襖錦衣扶御駕、珍珠簾捲黃金殿、上
 鳳羽扇開、白玉堦前停寶輦、隱隱淨鞭三下響、層層文武兩班
 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只見班部叢中、宰相趙

忠義水滸傳

第一回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

九年亦是豐富謂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這九年田禾大熟謂之三登一連三九二十七年號為三登之世那時百姓受了些快樂誰道樂極悲生嘉祐三年春間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兩京無一處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將來且說東京城裏城外軍民無其大半開封府主包待制親將惠民和濟局方自出俸資合藥救治萬民那里醫治得瘟疫越盛文武百官商議都向待漏院中聚會伺候早朝奏聞天子專要祈禱禳謝瘟疫不因此事如何教三十六員天罡下臨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間鬩動宋國乾坤鬧遍趙家社稷有詩為證

詩曰

萬姓熙熙化育中
三登之世樂無窮
豈知禮樂笙鏞治
變作兵戈劍戟叢
水滸寨中屯節俠
梁山泊內聚英雄
細推治亂興亡數
盡屬陰陽造化功

忠義水滸傳卷一



李卓吾批點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修

第一回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

話說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點天子駕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賀但見

祥雲迷鳳閣瑞氣罩龍樓含烟御柳拂旌旗帶露宮花迎劍戟天香影裏玉簪珠履聚丹墀仙樂聲中綉襖錦衣扶御駕玊珠簾捲黃金殿上現金鬘鳳羽扇開白玉堦前停寶輦隱隱淨鞭三下響層層文武兩班齊

當有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只見班部叢中宰相趙

哲參政文彥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師瘟疫盛行傷損軍民甚多伏望陛下
 釋罪寬恩省刑薄稅祈禳天災救濟萬民天子聽奏急敕翰林院隨即草
 詔一面降赦天下罪囚應有民間稅賦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宮觀寺院
 修設好事禳災不料其年瘟疫轉盛仁宗天子聞知龍體不安復會百官
 計議向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啓奏天子看時迺是參知政事范仲淹
 拜罷起居奏曰目今天災盛行軍民塗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
 此災可宣嗣漢天師星夜臨朝就京師禁院修設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
 奏聞上帝可以禳保民間瘟疫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學士草詔一道
 天子御筆親書并降御香一炷欽差內外提點殿前太尉洪信爲天使前
 往江西信州龍虎山宣請嗣漢天師張真人星夜來朝祈禳瘟疫就金殿
 上焚起御香親將丹詔付與洪太尉即便登程前去洪信領了聖敕辭別
 天子背了詔書盛了御香帶了數十人上了舖馬一行部從離了東京取
 路逕投信州貴溪縣來但見

遙山疊翠遠水澄清奇花綻錦繡鋪林嫩柳舞金絲拂地風和日暖時
 過野店山村路直沙平夜宿郵亭驛館羅衣蕩漾紅塵內駿馬驅馳紫
 陌中

且說太尉洪信齋擎御詔一行人從上了路途不止一日來到江西信州
 大小官員出郭迎接隨即差人報知龍虎山上清宮住持道衆準備接詔
 次日衆位官同送太尉到於龍虎山下只見上清宮許多道衆鳴鐘擊鼓
 香花燈燭幢幡寶蓋一派仙樂都下山來迎接丹詔直至上清宮前下馬
 太尉看那宮殿時端的是好座上清宮但見

青松屈曲翠柏陰森門懸敕額金書戶列靈符玉篆虛皇壇畔依稀垂
 柳名花煉藥爐邊掩映蒼松老檜左壁廂天丁力士參隨着太乙真君
 右勢下玉女金童簇捧定紫微太帝披髮仗劍北方真武踏龜蛇跋履
 頂冠南極老人伏龍虎前排二十八宿星君後列三十二帝天子塔砌
 下流水潺湲墻院後好山環繞鶴生丹頂龜長綠毛樹梢頭獻菓蒼猿

莎草內銜芝白鹿三清殿上鳴金鐘道士步虛四聖堂前敲玉磬真人禮斗獻香臺砌彩霞光射碧琉璃召將瑤壇赤白影搖紅瑪瑙早來門外祥雲現疑是天師送老君

當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待從前迎後引接至三清殿上請將詔書居中供養着洪太尉便問監宮真人道天師今在何處住持真人向前稟道好教太尉得知這代祖師號曰虛靖天師性好清高倦於迎送自向龍虎山頂結一茅菴修真養性因此不住本宮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詔如何得見真人答道容稟詔敕權供在殿上貧道等亦不敢開讀且請太尉到方丈獻茶再煩計議當時將丹詔供養在三清殿上與衆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執事人等獻茶就進齋供水陸俱備齋罷太尉再問真人道既然天師在山頂菴中何不着人請將下來相見開宣丹詔真人稟道這代祖師雖在山頂其實道行非常能駕霧興雲踪跡不定貧道等如常亦難得見怎生教人請得下來太尉道似此如何得見目今京師瘟疫盛行



今上天子特遣下官齋捧御書丹詔親奉龍香來請天師要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以禳天災救濟萬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稟道天子要救萬民只除是太尉辦一點志誠心齋戒沐浴更換布衣休帶從人自背詔書焚燒御香步行上山禮拜叩請天師方許得見如若心不志誠空走一遭亦難得見太尉聽說便道俺從京師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誠既然恁地依着你說明日絕早上山當晚各自權歇次日五更時分衆道士起來備下香湯請太尉起來沐浴換了一身新鮮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喫了素齋取過丹詔用黃羅包袱背在脊梁上手裏提着銀手爐降地燒着御香許多道衆人等送到後山指與路徑真人又稟道太尉要救萬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願志誠上去太尉別了衆人口誦天尊寶號縱步上山來將至半山望見大頂直侵霄漢果然好座大山正是根盤地角頂接天心遠觀磨斷亂雲痕近看平吞明月魄高低不等謂之山側石通道謂之岫孤嶺崎嶇謂之路上面極平謂之頂頭圓下壯

謂之巖藏虎藏豹謂之穴隱風隱雲謂之巖高人隱居謂之洞有境有界謂之府樵人出沒謂之徑能通車馬謂之道流水有聲謂之澗古渡源頭謂之溪巖崖滴水謂之泉左壁為掩右壁為映出的是雲納的是霧維尖像小崎峻似峭懸空似險削獵如平千峯競秀萬壑爭流瀑布斜飛藤蘿倒掛虎嘯時風生谷口猿啼時月墜山腰恰似青黛染成千塊玉碧紗籠罩萬堆煙

這洪太尉獨自一箇行了一回盤坡轉徑攬葛攀藤約莫走過了數箇山頭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軟正走不動口裏不說肚裏躊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貴官在京師時重裊而臥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這般山路知他天師在那里却教下官受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撥着肩氣喘只見山凹裏起一陣風風過處向那松樹背後奔雷也似吼一聲撲地跳出一箇吊睛白額錦毛大蟲來洪太尉喫了一驚叫聲阿呀撲地望後便倒偷眼看那大蟲時但見

毛披一帶黃金色

爪露銀鈎十八隻

睛如閃電尾如鞭

口似血盆牙似戟

伸腰展臂勢猙獰

擺尾搖頭聲霹靂

山中狐兔盡潛藏

澗下獐麋皆斂迹

那大蟲望着洪太尉左盤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後山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樹根底下說的三十六箇牙齒捉對兒厮打那心頭一似十五箇吊桶七上八落的響渾身却如重風麻木兩腿一似鬪敗公鷄口裏連聲叫苦大蟲去了一盞茶時方纔爬將起來再收拾地上香爐還把龍香燒着再上山來務要尋見天師又行過三五十步口裏歎了數口氣怨道皇帝御限差俺來這里教我受這場驚恐說猶未了只覺得那里又一陣風吹得毒氣直冲將來太尉定睛看時山邊竹籐裏簌簌地響搶出一條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來太尉見了又喫一驚撇了手爐叫一聲我今番死也望後便倒在盤陀石邊微閃開眼來看那蛇時但是



昂首驚飄起，掣目電光生，動蕩則折峽倒岡，呼吸則吹雲吐霧，鱗甲亂分千片，玉尾梢斜捲一堆銀。

那條大蛇，逕搶到盤陀石邊，朝着洪太尉盤做一堆，兩隻眼迸出金光，張開巨口，吐出舌頭，噴那毒氣，在洪太尉臉上，驚得太尉三魂蕩蕩，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見了，太尉方纔爬得起來，說道：慚愧，驚殺下官，看身上時，寒粟子比餛飩兒大小，口裏罵那道士，耐無禮，戲弄下官，教俺受這般驚恐，若山上尋不見天師，下去和他別有話說，再拿了銀提爐，整頓身上，詔敕，并衣服巾幘，却待再要上山去，正欲移步，只聽得松樹背後隱隱地笛聲吹響，漸漸近來，太尉定睛看時，只見那一箇道童，倒騎着一頭黃牛，橫吹着一管鐵笛，轉出山凹來，太尉看那道童時，但見

頭縮兩枚了鬢，身穿一領青衣，腰間繚結草來編，脚下芒鞋麻間隔，明眸皓齒飄飄，並不染塵埃，綠鬢朱顏耿耿，全然無俗態。

昔日呂洞賓有首牧童詩道得好

草鋪橫野六七里

笛弄晚風三四聲

歸來飽飯黃昏後

不脫蓑衣臥月明

只見那箇道童笑吟吟地騎着黃牛，橫吹着那管鐵笛，正過山來，洪太尉見了，便喚那箇道童，你從那里來，認得我麼，道童不保，只顧吹笛，太尉連問數聲，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鐵笛，指着洪太尉說道，你來此間，莫非見天師麼，太尉大驚，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道童笑道，我早間在草菴中，伏侍天師，聽得天師說道，今上皇帝，差箇洪太尉齋擎丹詔，御香到來，山中，宣我往東京，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鶴駕雲去也，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菴中，你休上去，山內毒蟲猛獸極多，恐傷害了你性命，太尉再問道，你不要說謊，道童笑了一聲，也不回應，又吹着鐵笛，轉過山坡去了，太尉尋思道，這小的如何盡知此事，想是天師分付他，已定是了，欲待再上山去，方纔驚說，的苦，爭些兒送了性命，不如下山



去罷太尉拿着提爐再尋舊路奔下山來衆道士接着請至方丈坐下真人便問太尉道曾見天師麼太尉說道我是朝中貴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喫了這般辛苦爭些兒送了性命爲頭上至半山裏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驚得下官魂魄都沒了又行不過一箇山嘴竹籐裏搶出一條雪花大蛇來盤做一堆攔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盡是你這道衆戲弄下官真人覆道貧道等怎敢輕慢大臣這是祖師試探太尉之心本山雖有蛇虎並不傷人太尉又道我正走不動方欲再上山坡只見松樹傍邊轉出一箇道童騎着一頭黃牛吹着管鐵笛正過山來我便問他那里來識得俺麼他道已都知了說天師分付早晨乘鶴駕雲望東京去了下官因此回來真人道太尉可惜錯過這箇牧童正是天師太尉道他既是天師如何這等猥猥真人答道這代天師非同小可雖然年幼其實道行非常他是額外之人四方顯化極是靈驗世人皆稱爲道通祖師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識真師當面錯過真人道太尉但請放



心既然祖師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這場醮事祖師已都完了太尉見說方纔放心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請將丹詔收藏於御書匣內留在上清宮中龍香就三清殿上燒了當日方丈內大排齋供設宴飲酌至晚席罷止宿到曉次日早膳已後真人道衆并提點執事人等請太尉遊山太尉大喜許多人從跟隨着步行出方丈前面兩個道童引路行至宮後宮前看翫許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貴不可盡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極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驅邪殿諸宮看遍行至右廊後一所去處洪太尉看時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搗椒紅泥牆正面兩扇朱紅槓子門上使着肱膊大鎖鎖着交叉上面兩扇朱紅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疊疊使着朱印簷前一面硃紅漆金字牌額上書四個金字寫道伏魔之殿太尉指着門道此殿是甚麼去處真人答道此乃前代老祖天師鎖鎮魔王之殿太尉又問道如何上面重重疊疊貼着許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國師封鎖魔王在此但是經傳一代天

師親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子孫孫不敢妄開走了魔君非常利害今經八九代祖師誓不敢開鎖用銅汁灌鑄誰知裡面的事小道自來住持本宮三十餘年也只聽聞洪太尉聽了心中驚怪想道我且試看魔王一看便對真人說道你且開門來我看魔王甚麼模樣真人告道太尉此殿決不敢開先祖天師叮嚀告戒今後諸人不許擅開太尉笑道胡說你等要妄生恠事煽惑百姓良民故意安排這等去處假稱鎖鎮魔王顯耀你們道術我讀一鑑之書何曾見鎖魔之法神鬼之道處隔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內快快與我打開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次稟說此殿開不得恐惹利害有傷於人太尉大怒指着道衆說道你等不開與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們衆道士阻當宣詔違別聖旨不令我見天師的罪犯後奏你等私設此殿假稱鎖鎮魔王扇惑軍民百姓把你等都追了度牒刺配遠惡軍州受苦真人等懼怕太尉權勢只得喚幾箇火工道人來先把封皮揭了將鐵鎚打開大鎖衆人把門推開看裡面時黑洞洞地但見

昏昏默默杳杳冥冥數百年不見太陽光億萬載難瞻明月影不分南北怎辨東西黑煙靄靄撲人寒冷氣陰陰侵體顛人跡不到之處妖精往來之鄉閃開雙目有如盲伸出兩手不見掌常如三十夜却似五更時

衆人一齊都到殿內黑暗暗不見一物太尉教從人取十數箇火把點着將來打一照時四邊並無別物只中央一箇石碑約高五六尺下面石龜趺坐大半陷在泥裏照那碑碣上時前面都是龍章鳳篆天書符籙人皆不識照那碑後時却有四箇真字大書鑿着遇洪而開却不是一來天罡星合當出世二來宋朝必顯忠良三來機巧遇着洪信豈不是天數洪太尉看了這四箇字大喜便對真人說道你等阻當我却怎地數百年前已註我姓字在此遇洪而開分明是教我開看却何妨我想這箇魔王都只在石碑底下汝等從人與我多喚幾箇火工人等將鋤頭鐵鍬來掘開真人慌忙諫道太尉不可掘動恐有利害傷犯於人不當穩便太尉大怒喝

亂人以爲妖
冤正人以爲
忠良

道，你等道衆省得甚麼碑上分明鑿着，遇我教開，你如何阻當快與我喚人來開，真人又三回五次稟道，恐有不好，太尉那里肯聽，只得聚集衆人，先把石碑放倒，一齊併力掘那石龜，半日方纔掘得起，又掘下去，約有三四尺深，見一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圍，洪太尉叫再掘起來，真人又苦稟道，不可掘動，太尉那里肯聽，衆人只得把石板一齊扛起看時，石板底下，却是一箇萬丈深淺地穴，只見穴內刮刺刺一聲響亮，那響非同小可，恰似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錢塘江上潮頭浪擁出海門來，泰華山頭巨靈神一劈山峯碎，共工奮怒去，盃撞倒了不周山，力士施威飛鎚擊碎了始皇輦，一風撼折千竿竹，十萬軍中半夜雷。

那，一聲響亮過處，只見一道黑氣從穴裡滾將起來，掀塌了半箇殿角，那道黑氣直冲上半天裏，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衆人喫了一驚，發聲喊都走了，撇下鋤頭鐵鍬，盡從殿內奔將出來，推倒攔翻無數，驚得洪太尉目睜口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見真人向前，叫苦不迭，太尉問道，走了的却是甚麼妖魔，那真人言不過數句，話不過一席，說出這箇緣由，有分教：一朝皇帝夜眠不穩，晝食忘食，直使宛子城中藏猛虎，蓼兒洼內聚飛龍，畢竟龍虎山真人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話說當時住持真人對洪太尉說道，太尉不知此殿中當初是祖老天師洞玄真人傳下法符，囑付道，此殿內鎮鎖着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單八箇魔君在裏面上立石碑，鑿着龍章鳳篆，天符鎮住在此，若還放他出世，必惱下方生靈，如今太尉走了，怎生是好，有詩爲證。

千古幽局一旦開 天罡地煞出泉臺
自來無事多生事 本爲禳災却惹災
社稷從今雲擾擾 兵戈到處鬧垓垓

高俅奸佞雖堪恨

洪信從今釀禍胎

當時洪太尉聽罷，渾身冷汗，捉顛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從人下山回京。真人并道衆送官已罷，自回宮內修整殿宇，豎立石碑，不在話下。再說洪太尉在途中分付從人，教把走妖魔一節，休說與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見責，於路無話。星夜回至京師，進得汴梁城，聞人所說，天師在東京禁院做了七晝夜好事，普施符籙，禳救災病，瘟疫盡消，軍民安泰。天師辭朝乘鶴駕雲，自回龍虎山去了。洪太尉次日早朝，見了天子，奏說天師乘鶴駕雲，先到京師，臣等驛站而來，纔得到此。仁宗准奏，賞賜洪信，復還舊職，亦不在話下。後來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駕無有太子，傳位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祖皇帝的孫，立帝號曰英宗。在位四年，傳位與太子神宗。神宗在位一十八年，傳位與太子哲宗。那時天下盡皆太平，四方無事，且說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一箇浮浪破落戶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業，只好刺槍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氣毬。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一，



生鐵ハカタ
イコト此父
親ノイメウ
也

惜愛惜ト
ルコトナリ

却都叫他做高毬，後來發跡，便將氣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這人吹彈歌舞，刺槍使棒，相撲頑耍，頗能詩書詞賦。若論仁義義禮智信行忠良，却是不會，只在東京城裏城外幫閒，因幫了一箇生鐵王員外兒子使錢，每日三瓦兩舍，風花雪月，被他父親開封府裏告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俅斷了四十脊杖，送配出界發放。東京城裏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高俅無計奈何，只得來淮西臨淮州投逯一箇開賭坊的閒漢柳大郎，名喚柳世權。他平生專好惜客，養閒人，招納四方，干隔滂漢子。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後來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風調雨順，放寬恩大赦天下。那高俅在臨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量要回東京。這柳世權却和東京城裏金梁橋下開生藥鋪的董將士是親戚，寫了一封書札，收拾些人事盤纏，資發高俅回東京投逯董將士家過活。當時高俅辭了柳大郎，背上包裹，離了臨淮州，迤邐回到東京，竟來金梁橋下董生藥家，下了這封書。董將士一見高俅，看了柳世權來書，自肚裏尋思道：

這高球我家如何安着得他，若是箇志誠老實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兒們學些好，他却箇幫閒的破落戶，沒信行的人，亦且當初有過犯來，被開封府斷配出境的人，倘或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兒們不學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過柳大郎面皮，當時只得權且歡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住了十數日，董將士思量出一箇緣由，將出一套衣服，寫了一封書簡，對高球說道：「小人家下螢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後悞了足下，我轉薦足下，與小蘇學士處，久後也得箇出身，足下意內如何？」高球大喜，謝了董將士，董將士使箇人將着書簡，引領高球，逕到學士府內，門吏轉報小蘇學士出來，見了高球，看罷來書，知道高球原是幫閒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這里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箇人情，薦他去駙馬王晉卿府裏做箇親隨，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他便喜歡這樣的人。」當時回了董將士書札，留高球在府裏住了一夜，次日寫了一封書呈，使箇幹人送高球去那小王都太尉處，這太尉迺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

小蘇學士ハ東坡ノ弟ナリト云フ

冷話有情

駙馬，他喜愛風流人物，正用這樣的人，一見小蘇學士，差人馳書送這高球來，拜見了，便喜，隨即寫回書，收留高球在府內做箇親隨，自此高球遭際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自古道：日遠日疎，日親日近，忽一日，小王都太尉慶誕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專請小舅端王，這端王迺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見掌東駕排號九大王，是箇聰明俊俏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幫閒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般不愛，更兼琴棋書畫，儒釋道教，無所不通，踢毬打彈，品竹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當日王都尉府中準備筵宴，水陸俱備，但見香焚寶鼎，花插金瓶，仙音院競奏新聲，教坊司頻逞妙藝，水晶壺內，盡都是紫府瓊漿，琥珀盃中，滿泛着瑤池玉液，玳瑁盤堆仙桃異果，玻璃碗供熊掌駝蹄，鱗鱗膾切銀絲，細細茶烹玉藥，紅裙舞女，盡隨着象板鸞簾翠袖，歌姬簇捧，定龍笙鳳管，兩行珠翠立階前，一派笙歌臨座上。且說這端王來王都尉府中赴宴，都尉設席，請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對席

相陪酒進數盃，食供兩套。那端王起身淨手，偶來書院裏少歇，猛見書案上，一對兒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瓏。端王拿起獅子，不落手，看一二回，道：「好！王都尉見端王心愛，便說道：『再有一箇玉龍筆架，也是這箇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頭。』明日取來，一併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謝厚意。想那筆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來，送至宮中，便見端王。」又謝了，兩箇依舊入席飲宴。至暮，盡醉方散。端王相別回宮去了。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龍筆架和兩箇鎮紙玉獅子，着一箇小金盒子盛了，用黃羅包袱包了，寫了一封書呈，却使高俅送去。高俅領了王都尉鈞旨，將着兩般玉玩器，懷中揣了書呈，逕投端王宮中來。把門官吏轉報與院公，沒多時，院公出來，問你是那箇府裏來的人。高俅施禮罷，答道：「小人，是王駙馬府中特送玉玩器來進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裏，和小黃門踢氣毬，你自過去。』高俅道：『相煩引進。』院公引到庭前，高俅看時，見端王頭戴軟紗唐巾，身穿紫繡龍袍，腰繫文武雙穗條，把繡龍袍前襟拽扎起，揣



在條兒邊，足穿一雙嵌金線飛鳳靴，三五箇小黃門相伴着蹴氣毬。高俅不敢過去衝撞，立在從人背後伺候，也是高俅合當發跡。時運到來，那箇氣毬騰地起來，端王接箇不着，向人叢裏直滾到高俅身邊。那高俅見氣毬來，也是一時的膽量，使箇鴛鴦拐踢還端王。端王見了大喜，便問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親隨，受東人使令齎送兩般玉玩器來進獻大王。有書呈在此拜上。」端王聽罷，笑道：「姐夫直如此掛心，高俅取出書呈進上，端王開盒子看了玩器，都遞與堂候官收了去。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問高俅道：『你這來會踢氣毬，你喚做甚麼？』高俅叉手跪覆道：『小的叫做高俅，胡踢得幾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場來踢一回。』要，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樣人，敢與恩王下脚。』端王道：『這是齊雲社，名為天下圓，但踢何傷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辭，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頭謝罪，解膝下場，纔踢幾脚，端王喝采，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來，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樣，這氣毬一似鰐膠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

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宮中過了一夜。次日排箇筵會，專請王都尉宮中赴宴，却說王都尉當日晚，不見高俅回來，正疑思間，只見次日門子報道：「九大王差人來傳令旨，請太尉到宮中赴宴。」王都尉出來，見了幹人，看了令旨，隨即上馬，來到九大王府前下馬，入宮來，見了端王，端王大喜稱謝，兩般玉玩器，入席飲宴間，端王說道：「這高俅踢得兩脚好氣毬，孤欲索此人做親隨，如何？」王都尉答道：「殿下既用此人，就留在宮中伏侍殿下。」端王歡喜，執盃相謝，二人又閒話一回，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回駙馬府去，不在話下。且說端王自從索得高俅做伴之後，就留在宮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離，未及兩箇月，哲宗皇帝晏駕，無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議，冊立端王為天子，立帝號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一日，與高俅道：「朕欲要擡舉你，但有邊功，方可陞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只是做隨駕遷轉的人，後來沒半年之間，直擡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且說高俅得做了殿帥府太尉，

擡舉他有其用



選揀吉日良辰，去殿帥府裏到任，所有一應合屬公吏衙將都軍禁軍馬步人等，盡來參拜，各呈手本開報花名。高殿帥一點過於內，只缺一八十八萬禁軍教頭王進，半月之前，已有病狀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門管事。高殿帥大怒，喝道：「胡說！既有手本呈來，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即係推病在家，快與我拿來！」隨即差人到王進家來，捉拿王進。且說這王進却無妻子，只有一箇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頭與教頭王進說道：「如今高殿帥新來上任，點你不着，軍正司稟說染患在家，見有病患，狀在官。」高殿帥焦燥，那里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頭詐病在家，教頭只得去走一遭，若還不去，定連累小人了。」王進聽罷，只得捱着病來，進得殿帥府前，參見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箇喏，起來立在一邊。高俅道：「你那厮便是都軍教頭王昇的兒子，王進稟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這厮你爺是街市上使花棒賣藥的，你省的甚麼武藝？」前官沒眼，參你做箇教頭，如何敢小覷我，不伏俺點視，你托誰的勢要，推病在家，安閒快樂？」王進告道：小

小人開口便是托勢因自家慣托勢故也

娘母轉ノノモモコ娘
リトト比稱古中ト母
通時ニテヨ也ハ華ナ親
ズ嬢用母リイ少ニリ
ルトユノカツ女テ尤

人怎敢其實患病未痊高太尉罵道賊配軍你既害病如何來得王進又告道太尉呼喚安敢不來高殿帥大怒喝令左右拿下加力與我打這厮衆多牙將都是和王進好的只得與軍正司同告道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頭權免此人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這賊配軍且看衆將之面饒恕你今日明日却和你理會王進謝罪罷起來擡頭看了認得是高俅出得衙門歎口氣道掩的性命今番難保了俺道是甚麼高殿帥却原來正是東京幫間的圓社高二比先時曾學使棒被我父親一棒打翻三四箇月將息不起有此之讐他今日發跡得做殿帥府太尉正待要報讐我不想正屬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與他爭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心悶悶不已對娘說知此事母子二人抱頭而哭娘道我兒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只恐沒處走王進道母親說得是兒子尋思也是這般計較只有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鎮守邊庭他手下軍官多有會到京師的愛兒子使鎗棒何不逃去投遞他們那里是用人去處足可安身立命娘兒兩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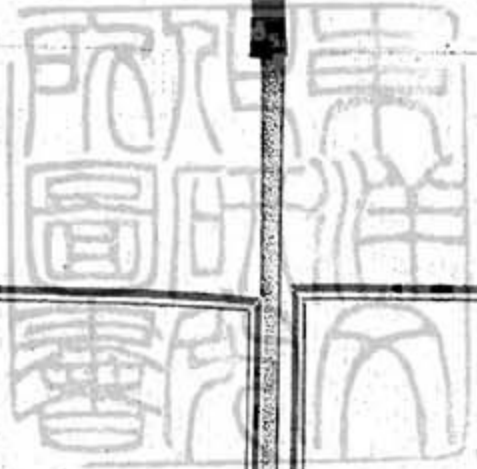
商議定了其母又道我兒和你私走只恐門前兩箇牌軍是殿帥府撥來伏侍你的他若得知須走不脫王進道不妨母親放心兒子自有道理措置他當下日晚未昏王進先叫張牌入來分付道你先喫了些晚飯我使你一處去幹事張牌道教頭使小人那里去王進道我因前日病患許下酸棗門外嶽廟裏香願明日早要去燒炷頭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廟祝教他來日早些開廟門等我來燒炷頭香就要三牲獻劉李王你就廟裏歇了等我張牌答應先喫了晚飯叫了安置望廟中去了當夜子母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細軟銀兩做一擔兒打挾了又裝兩箇料袋袱駝拴在馬上的等到五更天色未明王進叫起李牌分付道你與我將這些銀兩去嶽廟裏和張牌買箇三牲煮熟在那里等候我買些紙燭隨後便來李牌將銀子望廟中去了王進自去備了馬牽出後槽將料袋袱駝搭上把索子拴縛牢了牽在後門外扶娘上了馬家中僉重都棄了鎖上前後門挑了擔兒跟在馬後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勢出了西華門取路望延安府

來且說兩箇牌軍買了福物煮熟在廟等到已牌也不見來李牌心焦走回到家尋時見鎖了門兩頭無路尋了半日并無有人看看待晚嶽廟裏張牌疑忌一直逶回家來又和李牌尋了一黃昏看看黑了兩箇見他當夜不歸又不見了他老娘次日兩箇牌軍又去他親戚之家訪問亦無尋處兩箇恐怕連累只得去殿帥府首告王教頭棄家在逃子母不知去向高太尉見告大怒道賊配軍在逃看那厮待走那里去隨即押下文書行開諸州各府捉拿逃軍王進二人首告免其罪責不在話下且說王教頭母子二人自離了東京在路免不得饑餐渴飲夜住曉行在路上有一月有餘忽一日天色將晚王進挑着擔兒跟在娘的馬後口裏與母親說道天可憐見漸愧了我子母兩箇脫了這天羅地網之厄此去延安府不遠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子母兩箇歡喜在路上不覺錯過了宿頭走了這一晚不遇着一處村坊那裏去投宿是好正沒理會處只見遠遠地林子裏閃出一道燈光來王進看了道好了遮莫去那里陪箇

莊客ハ農家ノ下男

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當時轉入林子裏來看時却是一所大莊院一週遭都是土墻牆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樹當時王教頭來到莊前敲門多時只見一箇莊客出來王進放下擔兒與他施禮莊客道來俺莊上有甚事王進答道實不相瞞小人母子二人貪行了些路程錯過了宿店來到這里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欲投貴莊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納房金萬望週全方便莊客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問莊主太公肯時但歇不妨王進又道大哥方便莊客入去多時出來說道莊主太公教你兩箇入來王進請娘下了馬王進挑着擔兒就牽了馬隨莊客到裏面打麥場上歇下擔兒把馬拴在柳樹上子母兩箇直到草堂上來見太公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鬚髮皆白頭戴遮塵暖帽身穿直縫寬衫腰繫皂絲縑足穿熟皮靴王進見了便拜太公連忙道客人休拜你們是行路的人辛苦風霜且坐一坐王進母子兩箇叙禮罷都坐定太公問道你們是那

無可營用，要去延安府投逯親眷，不想今日路上，貪行了些程途，錯過了宿店，欲投貴莊假宿一宵，來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納。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人，那箇頂着房屋走哩？你母子二位，敢未打火，叫莊客安排飯來，沒多時，就廳上放開條卓子，莊客托出一桶盤，四樣菜蔬，一盤牛肉，鋪放卓上，先盪酒來篩下。太公道：村落中無甚相待，休得見怪。王進起身謝道：小母子母無故相擾，此恩難報。太公道：休這般說，且請喫酒，一面勸了五七盃，酒搬出飯來，二人喫了，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進子母到客房中安歇。王進告道：小人母親騎的頭口，相煩寄養草料，望乞應付，一併拜酬。太公道：這箇亦不妨，我家也有頭口驛馬，教莊客牽去後槽，一發喂養。王進謝了，挑那擔兒到客房裏來，莊客點上燈火，一面提湯來洗了脚。太公自回裏面去了。王進子母二人謝了莊客，掩上房門，收拾歇息。次日睡到天曉，不見起來。莊主太公來到客房前過，聽得王進子母在房中聲喚。太公道：客官失曉，好起了。王進聽得慌忙出房來，見太公施禮，說道：小人起多



時了，夜來多多攪擾，甚是不當。太公問道：誰人如此聲喚？王進道：實不敢瞞太公說，老母鞍馬勞倦，昨夜心疼病發。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煩惱，教你老母且在老夫莊上住幾日，我有箇醫心疼的方，叫莊客去縣裏撮藥來，與你老母親喫，教他放心，慢慢地將息。王進謝了，話休絮繁。自此王進子母兩箇，在太公莊上服藥，住了五七日，覺道母親病患痊了。王進收拾要行，當日因來後槽看馬，只見空地上，一箇後生脫膊着，刺着一身青龍銀盤，也似一箇面皮，約有十八九歲，拿一條棒，在那里使。王進看了，半晌不覺失口道：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綻，贏不得真好漢。那後生聽得大怒，喝道：你是甚麼人，敢來笑話我的本事？俺經了七八個有名的師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掙一掙麼？說猶未了，太公到來，喝那後生不得無禮。那後生道：耐耐這廝笑話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會使鎗棒。王進道：頗曉得些，敢問長上這後生是宅上的誰？太公道：是老漢的兒子。王進道：既然是宅內小官人，若愛學時，小人點撥他，端正如何？太公道：

史進比高係何如

恁地時十分好，便教那後生來拜師父。那後生那里肯拜，心中越怒道：「阿爹休聽這廝胡說，若喫他贏得我這條棒時，我便拜他為師。」王進道：「小官人，若是不當材時，較量一棒，耍子那後生就空地當中，把一條棒使得風車兒似轉，向王進道：『你來你來，怕的不算好漢。』王進只是笑，不肯動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頑時使一棒，何妨？』王進笑道：『恐衝撞了令郎時，須不好看。』太公道：『這箇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進道：『無禮，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棒，在手裏來到空地上，使箇旗鼓。』那後生看了一看，拿一條棒滾將入來，逡巡王進。王進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後生掄着棒，又趕入來，王進回身把棒望空地劈將下來。那後生見棒劈來，用棒來隔，王進却不打下來，將棒一掣，却望後生懷裏直搠將來，只一繳，那後生的棒丟在一邊，撲地望後倒了。王進連忙撇了棒，向前扶住道：『休怪休怪，那後生爬將起來，便去傍邊掇條凳子，納王進坐，便拜道：『我枉自經了許多師家，原來不值半分。』師父沒奈何，只得請教。』王進道：『我子母二人連日

在此攪擾宅上，無恩可報，當以效力。太公大喜，教那後生穿了衣裳，一同來後堂坐下，叫莊客殺一箇羊，安排了酒食果品之類，就請王進的母親一同赴席。四箇人坐定，一面把盞，太公起身勸了一盃酒，說道：『師父如此高強，必是箇教頭。小兒有眼不識泰山，王進笑道：『好不厮欺，倘不厮瞞，小人不姓張，俺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的便是。這鎗棒終日搏弄，為因新任一箇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帥府太尉，懷挾舊讐，要奈何王進，小人不合屬他所管，和他爭不得，只得子母二人逃上延安府去，投托老種經略相公處勾當，不想來到這里，得遇長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連日管顧，甚是不當。既然令郎肯學時，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學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陣無用。小人從新點撥他，太公見說了，便道：『我兒可知輸了，快來再拜師父。』那後生又拜了王進太公道，教頭在上，老漢祖居在這華陰縣界前面，便是少華山，這村便喚做史家村，村中總有三四百家，都姓史。老漢的兒子從小不務農業，只愛刺鎗使棒。

母親說他不得嘔氣死了，老漢只得隨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錢財，投師父教他，又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身花繡，肩臂胸膛，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順，都叫他做九紋龍。史進教頭今日既到這里，一發成全了他，亦好。老漢自當重重酬謝。王進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說時，小人一發教了令郎方去。自當日為始，喫了酒食，留住王教頭子母二人，在莊上。史進每日求王教頭點撥十八般武藝，一一從頭指教那十八般武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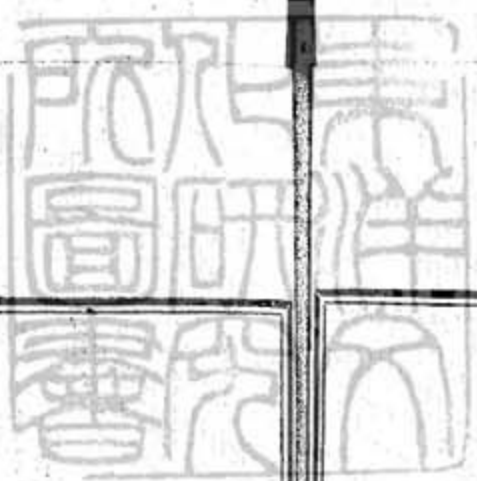
矛鎗弓弩銃

鞭簡劍鏈搥

斧鉞并戈戟

牌棒與槍杵

話說這史進每日在莊上管待王教頭母子二人，指教武藝。史太公自去華陰縣中承當里正，不在話下。不覺在莊上光陰，早過半年之上，正是窗外日光彈指過，席間花影坐前移。一盃未進，笙歌送階下。辰牌又報時，前後得半年之上，史進把這十八般武藝從新學得十分精熟，多得王進盡心指教，點撥得件件都有奧妙。王進見他學得精熟了，自思在此雖好，只是



難說好漢
好漢見好
漢自然流
也

不了，一日想起來，相辭要上延安府去。史進那里肯放，說道：「師父只在此間過了，小弟奉養你母子二人，以終天年，多少是好。」王進道：「賢弟，多蒙你好心在此十分之好，只恐高太尉追捕到來，負累了你，不當穩便。以此兩難，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着在老種經略處勾當，那里是鎮守邊庭，用人之際，足可安身立命。」史進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箇筵席送行，托出一盤兩箇段子，一百兩花銀謝師。次日，王進收拾了擔兒，備了馬，子母二人相辭。史太公史進請娘乘了馬，望延安府路途進發。史進叫莊客挑了擔兒，親送十里之程，心中難捨。史進當時拜別了師父，洒淚分手。和莊客自回。王教頭依舊自挑了擔兒，跟着馬和娘兩箇，自取關西路里去了。話中不說王進去投軍役，只說史進回到莊上，每日只是打熬氣力。亦且壯年，又沒老小，半夜三更起來，演習武藝。白日里只在莊後射弓走馬，不到半載之間，史進父親太公染患病症，數日不起。史進使人遠近請醫士看治，不能痊可，嗚呼哀哉。太公歿了，史進一面備棺槨盛殮，請僧修設好事。

相救護，共保村坊。如若強人自來，都是我來理會。衆人道：我等村農，只靠大郎做主。梆子響時，誰敢不來。當晚衆人謝酒，各自分散回家，準備器械。自此史進修整門戶，墻垣安排莊院，拴束衣甲，整頓刀馬，隄防賊寇。不在話下。且說少華山寨中三箇頭領坐定，商議爲頭的神機軍師朱武，那人原是定遠人氏，能使兩口雙刀，雖無十分本事，却精通陣法，廣有謀略，有八句詩單道朱武好處：

道服裁棕葉

雲冠剪鹿皮

臉紅雙眼俊

面白細髯垂

陣法方諸葛

陰謀勝范蠡

華山誰第一

朱武號神機

第二箇好漢，姓陳名達，原是鄴城人氏，使一條出白點鋼鎗，亦有詩讚道：

力健聲雄性粗鹵

丈二長鎗撒如雨

鄴中豪傑霸華陰

陳達人稱跳湖虎

第三箇好漢，姓楊名春，蒲州解良縣人氏，使一口大捍刀，亦有詩讚道：

腰長臂瘦力堪誇

到處刀鋒亂撒花

鼎立華山真好漢

江湖名播白花蛇

朱武陳達楊春出世

朱武當與陳達楊春說道：如今我聽知華陰縣裏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捉我們，誠恐來時要與他廝殺。只是山寨錢糧缺少，如何不去劫擄些來，以供山寨之用，聚積些糧食，在寨裏防備官軍來時好。和他打熬跳澗虎陳達道：說得是。如今便去華陰縣裏先問他借糧，看他如何。白花蛇楊春道：不要華陰縣去，只去蒲城縣。萬無一失。陳達道：蒲城縣人戶稀少，錢糧不多，不如只打華陰縣。那里人民豐富，錢糧廣有。楊春道：哥哥不知，若去打華陰縣時，須從史家村過。那箇九紋龍史進，是箇大蟲，不可去撩撥他。他如何肯放我們過去。陳達道：兄弟好懦弱。一箇村坊過去不得，怎地敢抵敵官軍。楊春道：哥哥不可小覷了他。那人端的了得。朱武道：我也曾聞他十分英雄，說這人真有本事。兄弟休去罷。陳達叫將起來，說道：你兩箇閉了

話儘雄壯喜

騰腰ハウチ
ガヘ袋ノ如
カヘ袋ノ如
物ヲ入テ腰
ニマクナリ

鳥嘴長別人志氣，自己威風，他只是箇人，須不三頭六臂，我不信，喝叫小嘍囉快備我的馬來，如今便去先打史家莊，後取華陰縣，朱武楊春再三諫勸，陳達那里肯聽，隨即披掛上馬，點了一百四五十小嘍囉，鳴鑼搥鼓，下山望史家村去了，且說史進正在莊內，整製刀馬，只見壯客報知此事，史進聽得，就莊上敲起梆子來，那莊前莊後，莊東莊西，三四百史家莊戶，聽得梆子響，都拖鎗拽棒，聚起三四百人，一齊都到史家莊上，看了史進，頭戴一字巾，身披朱紅甲，上穿青錦襖，下着抹綠靴，腰繫皮搭膊，前後鐵掩心，一張弓，一壺箭，手裏拿一把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莊客牽過那匹火炭赤馬，史進上了馬，綽了刀，前面擺着三四十莊健的莊客，後面列着八九十村蠢的鄉夫，各史家莊戶都跟在後頭，一齊吶喊，直到村北路口，那少華山陳達，引了人馬，飛遶到山坡下，便將小嘍囉擺開，史進看時，見陳達頭戴乾紅凹面巾，身披裏金生鐵甲，上穿一領紅衫襖，脚穿一對吊墩靴，腰繫七尺攢線，搭膊坐騎一匹高頭白馬，手中橫着丈八點鋼

陳達一見史進便軟了

矛小嘍囉兩勢下吶喊，二員將就馬上相見，陳達在馬上看着史進，缺身施禮，史進喝道：汝等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迷天大罪，都是該死的人，你也須有耳朵，好大膽，直來太歲頭上動土，陳達在馬上答道：俺山寨裏缺少些糧食，欲往華陰縣借糧，經由貴莊，假一條路，并不敢動一根草，可放我們過去，回來自當拜謝，史進道：胡說，俺家見當里正，正要來拿你這夥賊，今日到來，經由我村中過，却不拿你，到放你過去，本縣知道，須連累於我，陳達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煩借一條路，史進道：甚麼問話，我便肯時，有一箇不肯，你問得他肯，便去，陳達道：好漢教我问誰，史進道：你問得我手裏這口刀，肯便放你去，陳達大怒道：趕人不要，趕上休得要逞精神，史進也怒，掄手中刀，驟坐下馬來，戰陳達，陳達也拍馬挺鎗，來迎史進，兩箇交馬，但見

一來一往，一上一下，一來一往，有如深水戲珠龍，一上一下，却似半巖爭食虎，九絞龍忿怒，三尖刀只望頂門飛，跳淵虎生嗔，丈八矛不離心

坎刺好手中間逞好手紅心裏面奪紅心

史進陳達兩箇鬪了多時史進賣箇破綻讓陳達把鎗望心窩裏搠來史進却把腰一閃陳達和鎗攔入懷裏來史進輕舒猿臂款扭狼腰只一挾把陳達輕輕摘離了嵌花鞍款款揪住了線胳膊丟在馬前受降那匹戰馬撥風也似去了史進叫莊客將陳達綁縛了衆人把小嘍囉一趕都走了史進回到莊上將陳達綁在庭心柱上等待一發拿了那兩箇賊首一併解官請賞且把酒來賞了衆人教且權散衆人喝采不枉了史大郎如此豪傑休說衆人歡喜飲酒却說朱武楊春兩箇正在寨裏猜疑捉摸不定且教小嘍囉再去探聽消息只見回去的人牽着空馬奔到山前只叫道苦也陳家哥哥不聽二位哥哥所說送了性命朱武問其緣故小嘍囉備說交鋒一節怎當史進英勇朱武道我的言語不聽果有此禍楊春道我們盡數都去和他死併如何朱武道亦是不可他尙自輸了你如何併得他過我有一條苦計若救他不得我和你你都休楊春問道如何苦計



朱武亦是眞
義氣不止苦
計

朱武附耳低言說道只除恁地楊春道好計我和你便去事不宜遲再說史進正在莊上忿怒未消只見莊客飛報道山寨裏朱武楊春自來了史進道這厮合休我教他兩箇一發解官快牽馬過來一面打起梆子衆人早都到來史進上了馬正待出莊門只見朱武楊春步行已到莊前兩箇雙雙跪下擊着兩眼淚史進下馬來喝道你兩箇跪下如何說朱武哭道小人等三箇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當初發願道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日死雖不及關張劉備的義氣其心則同今日小弟陳達不聽好言誤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貴莊無計懇求今來一逕就死望英雄將我三人一發解官請賞誓不皺眉我等就英雄手內請死並無怨心史進聽了尋思道他們直恁義氣我若拿他去解官請賞時反教天下好漢們恥笑我不英雄自古道大蟲不喫伏肉史進便道你兩箇且跟我進來朱武楊春竝無懼怯隨了史進直到後聽前跪下又教史進綁縛史進三回五次叫起來他兩箇那里肯起來惺惺惜惺惺好漢識好漢史進道你們

至此便覺解
官請賞四字
可羞

既然如此義氣深重，我若送了你們，不是好漢。我放陳達還你，如何？朱武道：休得連累了英雄，不當穩便。寧可把我們去解官請賞。史進道：如何使得？你肯喫我酒食麼？朱武道：一死尚然不懼，何況酒肉乎？當時史進大喜，解放陳達，就後廳上座置酒設席，管待三人。朱武楊春陳達拜謝大恩，酒至數盃，少添春色，酒罷，三人謝了史進，回山去了。史進送出莊門，自回莊上，却說朱武等三人歸到寨中坐下，朱武道：我們不是這條苦計，怎得性命在此？雖然救了一人，却也難得。史進為義氣上，放了我們，過幾日備些禮物送去，謝他救命之恩。話休絮繁，過了十數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兩蒜條金，使兩箇小嘍囉趁月黑夜送去。史家莊上當夜初更時分，小嘍囉敲門，莊客報知史進，史進火急披衣來到門前，問小嘍囉有甚話說。小嘍囉道：三箇頭領再三拜覆，特地使小校送些薄禮，酬謝大郎不殺之恩，不要推卻。望乞笑留取出金子，遞與史進。初時推卻，次後尋思道：既然好意送來，受之為當。叫莊客置酒管待小校，喫了半夜酒，把些零碎銀兩，

賞了小校，回山去了。又過半月有餘，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議，擄掠得一串好大珠子，又使小嘍囉連夜送來。史家莊上史進受了，不在話下。又過了半月，史進尋思道：也難得這三箇敬重我，我也備些禮物回奉他。次日叫莊客尋箇裁縫，自去縣裏買了三疋紅錦，裁成三領錦襖子，又揀肥羊煮了三箇，將大盒子盛了，委兩箇莊客送去。史進莊上有箇為頭的莊客王四，此人頗能答應官府，口舌利便，滿莊人都叫他做王伯當。史進教他同一箇得力莊客挑了盒擔，直送到山下。小嘍囉問了備細，引到山寨裏，見了朱武等，三箇頭領大喜，受了錦襖子，并肥羊酒禮，把十兩銀子賞了莊客。每人喫了十數碗酒，下山回歸莊內，見了史進，說道：山上頭領多多上覆，史進自此常常與朱武等三人往來，不時間只是王四去山寨裏送物事，不則一日，寨裏頭領也頻頻地使人送金銀來與史進，在萬光陰時，遇八月中秋到來，史進要和三人說話約至十五夜來莊上賞月飲酒。先使莊客王四齎一封請書，直去少華山上，請朱武陳達楊春來莊上赴席。

多少人爲算
命的誤了

王四馳書逕到山寨裏見了三位頭領下了來書朱武看了大喜三箇應允隨即寫封回書賞了王四五兩銀子喫了十來碗酒王四下得山來正撞着時常送物事來的小嘍囉一把抱住那里肯放又拖去山路邊村酒店裏喫了十數碗酒王四相別了回莊一面走着被山風一吹酒却湧上來浪浪踉踉一步一擲走不得十里之路見座林子透到裏面望着那綠茸茸莎草地上撲地倒了原來標兔李吉正在那山坡下張兔兒認得是史家莊上王四趕入林子裏來扶他那里扶得動只見王四胳膊裏突出銀子來李吉尋思道這厮醉了那里討得許多何不拿他些也是天罡星合當聚會自然生出機會來李吉解那胳膊望地下只一抖那封回書和銀子都抖出來李吉拿起頗識幾字將書拆開看時見上面寫着少華山朱武陳達楊春中間多有兼文帶武的言語却不識得只認得三箇名字李吉道我做獵戶幾時能勾發跡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財却在這裡華陰縣裏見出三千貫賞錢捕捉他三箇賊人耐耐史進那厮前日我去他莊

極誤事的人
偏會答應

上尋矮丘乙郎他道我來相脚頭躡盤你原來倒和賊人來往銀子并書都拿去了望華陰縣裏來出首却說莊客王四一覺直睡到二更方醒覺來看見月光微微照在身上王四喫了一驚跳將起來却見四邊都是松樹便去腰裏摸時胳膊和書都不見了四下里尋時只見空胳膊在莎草地上王四只管叫苦尋思道銀子不打緊這封回書却怎生好正不知被甚人拿去了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自道若回去莊上說脫了回書大郎必然焦燥定是趕我出去不如只說不曾有回書那里查照計較定了飛也似取路歸來莊上却好五更天氣史進見王四回來問道你緣何方纔歸來王四道托主人福廕寨中三箇頭領都不肯放留住王四喫了半夜酒因此回來遲了史進又問曾有回書麼王四道三箇頭領要寫回書却是小人道三位頭領既然準來赴席何必回書小人又有盃酒路上恐有些失支脫節不是要處史進聽了大喜說道不枉了諸人叫做賽伯當真箇了得王四應道小人怎敢差遲路上不曾住脚一直透回莊上史進道既

事甚緊須急
說省說

好筆寫
互相哄騙妙
甚

了你不好看史進道如何使得恁地時是我賺你們來捉你請賞枉惹天下人笑我若是死時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你等起來放心別作圓便且等我問箇來歷緣故情由史進上梯子問道你兩箇都頭何故半夜三更來劫我莊上那兩箇都頭答道大郎你兀自賴哩見有原告人李吉在這裏史進喝道李吉你如何誣告平人李吉應道我本不知林子裏拾得王四的回書一時間把在縣前看因此事發史進叫王四問道你說無回書如何却又有書王四道便是小人一時醉了忘記了回書史進大喝道畜生却怎生好外面都頭人等懼怕史進了得不敢透入莊裏來捉人三箇頭領把手指道且答應外面史進會意在梯子上叫道你兩箇都頭都不

要鬧動權退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請賞那兩箇都頭却怕史進只得應道我們都是沒事的等你綁出來同去請賞史進下梯子來到廳前先叫王四帶進後園把來一刀殺了喝教許多莊客把莊裏有的沒的細軟等物即便收拾盡教打疊起了一壁點起三四十箇火把莊裏史進和

史進殺李吉
陳達楊春殺
兩都頭縣尉
走脫日應如
此排當

箇頭領全身披掛鎗架上各人跨了腰刀拏了朴刀拽扎起把莊後草屋點着莊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見裏面火起都奔來後面看且說史進就中堂又放起火來大開了莊門納聲喊殺將出來史進當頭朱武楊春在中陳達在後和小嘍囉并莊客一衝一撞指東殺西史進却是箇大蟲那裏攔當得往後面火光亂起殺開條路衝將出來正迎着兩箇都頭并李吉史進見了大怒響人相見分外眼明兩箇都頭見頭勢不好轉身便走李吉也却待回身史進早到手起一朴刀把李吉斬做兩段兩箇都頭正待走時陳達楊春趕上一家一朴刀結果了兩箇性命縣尉驚得跑馬走回去了衆士兵那裏敢向前各自逃命散了不知去向史進引着一行人且殺且走衆官兵不敢趕來各自散了史進和朱武陳達楊春并莊客人等都到少華山上寨內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到寨中忙叫小嘍囉一面殺牛宰馬賀喜飲宴不在話下一連過了幾日史進尋思一時間要救三人放火燒了莊院雖是有些細軟家財倉重什物盡皆沒了心內躊躇

只記得師父

在此不_レ了_レ開言對_レ朱武等說道我的師父王教頭在關西經略府勾當我先要去尋他只因父親死了不會去得今來家私莊院廢盡我如今要去尋他朱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中且過幾時又作商議若哥哥不願落草時待平靜了小弟們與哥哥重整莊院再作良民史進道雖是你們的好情分只是我心去意難留我今去尋師父也要那裏討箇出身來半世快樂朱武道哥哥便在此間做箇寨主却不快活只恐寨小不堪歇馬史進道我是箇清白好漢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來點污了你勸我落草再也休題史進住了幾日定要去朱武等苦留不住史進帶去的莊客都留在山寨只收拾了些少碎銀兩打拴一箇包裹餘者多的盡數寄留在山寨史進頭帶白范陽氈大帽上撒一撮紅纓帽兒下裏一頂渾青抓角軟頭巾項上明黃縷帶身穿一領白紵絲兩上領戰袍腰繫一條查五指梅紅攢線搭膊青白間道行纏絞脚襯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銅鈸磬口鴈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辭別朱武等三人衆多小嘍囉都

說不落草究
竟落草英雄
心迹別有所
明
或云史進破
父母之家業
依賊人何足
言英雄乎



直接此數句
眼裏心裏口
裏一時現
裏無一毫假
更無一毫假
觀之筆真史

送下山來朱武等洒淚而別自回山寨去了只說史進提了朴刀離了少華山取路投關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來但見
崎嶇山嶺寂寞孤村披雲霧夜宿荒林帶曉月朝登險道落日趨行聞
犬吠嚴霜早促聽鷄鳴
史進在路免不得饑餒渴飲夜住曉行獨自一箇行了半月之上來到渭州這裏也有經略府莫非師父王教頭在這裏史進便入城來看時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見一箇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進便入茶坊裏來揀一付坐位坐了茶博士問道客官喫甚茶史進道喫箇泡茶茶博士點箇泡茶放在史進面前史進問道這裏經略府在何處茶博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進道借問經略府內有箇東京來的教頭王進麼茶博士道這府裏教頭極多有三四箇姓王的不知那箇是王進道猶未了只見一箇大漢大踏步竟入走進茶坊裏來史進看他時是箇軍官模樣怎生結束但見
頭裹芝麻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箇大原府紐絲金環上穿一領鸚哥

綠紵絲戰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縲，足穿一雙鷹爪皮四縫乾黃靴，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貉髯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那人入到茶坊裏面坐下，茶博士便道：「客官要尋王教頭，只問這箇提轄便都認得。」史進忙起身施禮，便道：「官人請坐，拜茶。」那人見了史進，長大魁偉，像條好漢，便來與他施禮，兩箇坐下。史進道：「小人大膽，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經略府提轄姓魯諱箇達字，敢問阿哥你姓甚麼？」史進道：「小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姓史，名進，請問官人，小人有箇師父，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王名進，不知在此經略府中有也？」魯提轄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麼九紋龍史大郎？」史進拜道：「小人便是魯提轄連忙還禮，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你要尋王教頭，莫不是在東京惡了高太尉的王進？」史進道：「正是那人。」魯達道：「俺也聞他名字，那箇阿哥不在這裏。」洒家聽得說他在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處勾當，俺這渭州却是小種經略相公鎮守，那人不在這裏，你既是史大郎時，多聞你的好。」

名字之知親
熱乃爾

像

又影出一箇
師父來瓜
相生甚有情
致

直入快人

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喫杯酒。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便出茶坊來。魯達回頭道：「茶錢洒家自還你。」茶博士應道：「提轄但喫不妨，只願去兩箇挽了，肱膊出得茶坊來，上街行得三五十步，只見一簇衆人圍住白地上，史進道：「兄長，我們看一看，分開人衆，看時中間裏一箇人，仗着十來條桿棒，地上攤着十數箇膏藥，一盤子盛着，插把紙標兒在上面，却原來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史進看了，却認的他，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叫做打虎將李忠。史進就人叢中叫道：「師父多時不見。」李忠道：「賢弟如何到這裏？」魯提轄道：「既是史大郎的師父，同和俺去。」喫三杯，李忠道：「待小子賣了膏藥，討了回錢，一同和提轄去。」魯達道：「誰奈煩，你去便同去。」李忠道：「小人的衣飯無計，奈何？」提轄先行，小人便尋將來，賢弟，你和提轄先行一步，魯達焦躁，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便罵道：「這厮們，挾着屁眼撒開，不去的。」洒家便打衆人，見是魯提轄，一閃都走了。李忠見魯達兇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當下收拾了行頭藥囊，寄頓了鎗棒，三箇人轉」

灣抹角來到州橋之下，一箇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着酒旆，漾在空中飄蕩，怎見得好坐酒肆，有詩為證：

風拂烟籠錦旆揚

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外

一竿斜插杏花傍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三人上到潘家酒樓上，揀箇濟楚閣兒裏坐下，魯提轄坐了主位，李忠對席，史進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認得是魯提轄，便道：「提轄官人，打多少酒？」魯達道：「先打四角酒來，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案酒。」又問道：「官人喫甚下飯？」魯達道：「問甚麼，但有只顧賣來，一發算錢還你。」這厮只顧來聒噪，酒保下去，隨即盪酒上來，但是下口肉食，只顧將來擺一卓子，三箇酒至數杯，正說些閑話，較量些鎗法，說得入港，只聽得隔壁閣子裏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魯達焦躁，便把碟兒盞兒都去在樓板上，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

英雄憤懣
一薩慈悲原出
念心非關轉

魯提轄氣憤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賣來。」魯達道：「酒家要甚麼，你也須認的。」酒家却恁地教甚麼人在間壁吱吱的哭，攪俺弟兄們喫酒，酒家須不會少了你酒錢。」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攪官人喫酒。」這箇哭的是綽酒座兒唱的父子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喫酒，一時間自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喚的他來。」酒保去叫不多時，只見兩箇到來，前面一箇十八九歲的婦人，背後一箇五六十歲的老兒，手裏拿串柏板，都來到面前，看那婦人，雖無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動人的顏色，但見：

鬢鬆雲髻插一枝，青玉簪兒裏，娜纖腰繫六幅，紅羅裙子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襪襯弓鞋，蛾眉緊蹙，汪汪淚眼落珍珠，粉面低垂，細細香肌消玉雪，若非雨病雲愁，定是懷憂積恨。

那婦人拭着淚眼，向前來，深深的道了：「三箇萬福。」那老兒也都相見了，魯達問道：「你兩箇是那裏人家，爲甚啼哭？」那婦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稟，

到此處偏不
焦躁偏肯詳
細道問者英
雄心腸如此

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這渭州投遞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裏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間有箇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媒硬保，要奴作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未及三箇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不得，他又有錢有勢，當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還他，沒計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裏酒樓上趕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子父們盤纏，這兩日酒客稀少，違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羞恥，子父們想起這苦楚來，無處告訴，因此啼哭，不想誤觸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擡貴手，魯提轄又問道：你姓甚麼，在那箇客店裏歇？那箇鎮關西鄭大官人在那裏住？老兒答道：老漢姓金，排行第二，孩兒小字翠蓮，鄭大官人便是此間狀元橋下賣肉的鄭屠，綽號鎮關西，老漢父子兩箇只在前面東門裏魯家客店安下，魯達聽了道：「俺只道那箇

直恁爽利

真有實惠不
但虛情

鄭大官人，却原來是殺豬的，鄭屠這箇腌臢潑才，投托着俺小種經略相公門下，做箇肉舖戶，却原來這等欺負人，回頭看着李忠史進道：「你兩箇且在這裏等，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來史進李忠抱住，勸道：哥哥息怒，明日却理會兩箇，三回五次勸得他住，魯達又道：老兒你來，酒家與你些盤纏，明日便回東京去，如何？父子兩箇告道：若是能勾得回鄉去時，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鄭大官人須着落他，要錢魯提轄道：「這箇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放在桌上，看着史進道：「酒家今日不曾多帶得些出來，你有銀子借些與俺，酒家明日便送還你，史進道：「直甚麼要哥哥還去？包裹裏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魯達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來，與酒家，李忠去身邊摸出二兩來，銀子魯提轄看了見少，便道：「也是箇不爽利的人，魯達只把這十五兩銀子，與了金老，分付道：「你父子兩箇將去做盤纏，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來發付你兩箇起身，看那箇店主人敢留你，金老并女兒拜謝去了。」

真爽利的人
并不以酸醬
待人

爲人不喫晚飯爲人起蚤是何等心腸

魯達把這二兩銀子丟還了李忠三人再喫了兩角酒下樓來叫道主人家酒錢洒家明日送來還你主人家連聲應道提轄只顧自去但喫不妨只怕提轄不來賒三箇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進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只說魯提轄回到經略府前下處到房裏晚飯也不喫氣憤憤的睡了主人家又不敢問他再說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安頓了女兒先去城外遠處覓下一輛車兒回來收拾了行李還了房宿錢算清了柴米錢只等來日天明當夜無事次早五更起來子父兩箇先打火做飯喫罷收拾了天色微明只見魯提轄大踏步走入店裏來高聲叫道店小二那裏是金老歇處小二哥道金公提轄在此尋你金老開了房門便道提轄官人裏面請坐魯達道坐甚麼你去便去等甚麼金老引了女兒挑了擔兒作謝提轄便待出門店小二攔住道金公那裏去魯達問道他少你房錢小二道小人房錢昨夜都算還了須缺鄭大官人典身錢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營他哩魯提轄道鄭屠的錢洒家自還他你放這

關節細不則早到鄭屠家矣爲人爲徹偏不躁

使頭名新

老兒還鄉去那店小二那裏肯放魯達大怒揸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的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復一拳打下當門兩箇牙齒小二扒將起來一道烟走向店裏去躲了店主人那裏敢出來攔他金老父子兩箇忙忙離了店中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的車兒去了且說魯達尋思恐怕店小二趕去攔截他且向店裏撥條凳子坐了兩箇時辰約莫金公去的遠了方纔起身逕投狀元橋來且說鄭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片猪肉鄭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十來箇刀手賣肉魯達走到門前叫聲鄭屠鄭屠看時見是魯提轄慌忙出櫃身來唱喏道提轄恕罪便叫副手撥條凳子來提轄請坐魯達坐下道奉着經略相公鈞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頭鄭屠道使頭你們快選好的切十斤去魯提轄道不要那等腌臢厮們動手你自與我切鄭屠道說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揀了十斤精肉細細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頭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却見魯提轄坐在肉案

影現入店小
二情景妙絕

如此消遣為
耐得金亦激
脚跟遠與拳
得鄭屠好作
頭近絕好作

肉雨二字俗
而典非而趣
便生後奉頭
兩點之根

門邊不敢攔來，只得遠遠的立住在房簷下。望這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箇時辰，用荷葉包了，道：「提轄教人送去。」魯達道：「送甚麼？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鄭屠道：「却纔精的怕府裏要裹銀鮑肥的臊子何用？」魯達睜着眼道：「相公鈞旨，分付洒家誰敢問他？」鄭屠道：「是合用的東西，小人切便了。」又選了十斤實標的肥肉，也細細的切做臊子，把荷葉來包了，整弄了一早晨，却得飯罷時候，那店小二那裏敢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攔來。鄭屠道：「着人與提轄拿了，送將府裏去。」魯達道：「再要十斤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剉做臊子，不要見些肉在上面。」鄭屠笑道：「却不是特地來消遣我？」魯達聽罷，跳起身來，擎着那兩包臊子，在手裏睜眼看着。鄭屠說道：「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將去，却似下了一陣的肉雨。」鄭屠大怒，兩條忿氣，起從腳底下直衝到頂門心頭，那把無名業火，焰騰騰的按捺不住，從肉案上搶了一

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將下來，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衆鄰舍并十來箇火家，那箇敢向前來勸兩邊過路的人都立住了脚，和那店小二也驚的呆了。鄭屠右手拿刀，左手便來要揪魯達，被這魯提轄就勢按住左手，趕將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騰地踢倒在當街上。魯達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醋鉢兒大小拳頭，看着這鄭屠道：「洒家始投老種經略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箇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關西，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却便似開了箇油醬舖，鹹的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鄭屠掙不起來，那把尖刀也丟在一邊，口裏只叫：「打得好，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提起拳頭來，就眼眶際眉梢只一拳，打得眼稜縫裂，烏珠迸出，也似開了箇彩帛舖的，紅的黑的綠的都綻將出來，兩邊看的人，懼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鄭屠當不過，討饒。魯達喝道：「你是箇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饒了你，你如何對俺討饒？」洒家却不饒你，又只一拳太陽上正着，却似做了一箇全堂水陸的道場，磬兒鉢兒

莊子寫風故
生寫濤此寫
老拳皆文字
中絕妙畫手

鼻眼耳三處
以味色聲形
容妙甚

出門便走桿
棒隨身便是
好漢子出家
手段

鏡兒一齊響，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下，口裏只有出的氣，沒了入的氣，動彈不得。魯提轄假意道：「你這厮詐死，洒家再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達尋思道：「俺只指望痛打這厮一頓，不想三拳真箇打死了他。」洒家須喫官司，又沒人送飯，不如及早撒開，拔步便走。回頭指着鄭屠屍道：「你詐死，洒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街坊鄰舍，并鄭屠的火家，誰敢向前來攔他。魯提轄回到下處，急急捲了些衣服盤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舊裳，都弃了，提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南門，一道烟走了。且說鄭屠家中，衆人救了半日不活，嗚呼死了。老小鄰人，逕來州衙告狀。正直府尹陞廳，接了狀子，看罷道：「魯達係是經略府提轄，不敢擅自逕來捕捉兇身。」府尹隨即上轎，來到經略府前，下了轎子，把門軍士入去報知。經略聽得，教請到廳上，與府尹施禮罷。經略問道：「何來？」府尹稟道：「好教相公得知，府中提轄魯達，無故用拳打死市上鄭屠，不曾稟過相公，不敢擅自捉拿兇身。」經略聽說，喫了一驚，尋思道：「這魯達雖好武藝，只是性格麤鹵，

亦是護短亦
是才更見
老種簡能
用人的所
致好的動
投奔心

今番做出人命事，俺如何護得短？須教他推問，使得經略回府尹道：「魯達這人原是我父親老經略處軍官，爲因俺這裏無人掣護，撥他來做提轄。既然犯了人命罪過，你可拿他依法度取問，如若供招明白，擬罪已定，也須教我父親知道，方可斷決。」怕日後父親處邊上要這箇人時，却不好看。府尹稟道：「下官問了情由，合行稟。」老經略相公知道，方敢斷遣。府尹辭了經略相公，出到府前，上了轎，回到州衙裏陞廳坐下，便喚當日緝捕使臣，押下文書，捉拿犯人魯達。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將帶二十來箇做公的人，逕到魯提轄下處，只見房主人道：「却纔挖了些包裹，提了短棒出去了。」小人只道奉着差使，又不敢問他。王觀察聽了，教打開他房門看時，只有些舊衣舊裳，和些被臥在裏面。王觀察就帶了房主人，東西四下裏去跟尋。州南走到州北，捉拿不見。王觀察又捉了兩家隣舍，并房主人，同到州衙廳上，回話道：「尋是懼罪在逃，不知去向，只拿得房主人并隣舍在此。」府尹見說，且教監下，一面教拘集鄭屠家隣佑人等，點了件作行人，着

急遞二字有
眼始與榜文
先到鴈門相
應

論次幾句極
寬衍極關切

閒淡處俱有
筆寫

仰本地坊官人并坊廂里正再三檢驗已了鄭屠家自備棺木盛殮寄在寺院一面疊成文案一壁差人杖限緝捕兇身原告人保領回家隣佑杖斷有失救應房主人并下處隣舍止得箇不應魯達在逃行開箇海捕急遞的文書各處追捉出賞錢一千貫寫了魯達的年甲貫趾形貌到處張掛一千人等疎放聽候鄭屠家親人自去做孝不在話下且說魯達自離了渭州東逃西奔却似

失群的孤鴈趁月明獨自貼天飛漏網的活魚乘水勢翻身衝浪躍不分遠近豈顧高低心忙撞倒路行人脚快有如臨陣馬這魯提轄急急忙忙行過了幾處州府正是逃生不避路到處便為家自古有幾般饑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魯達心慌搶路正不知投那裏去的是一迷地行了半月之上在路却走到代州鴈門縣入得城來見這市井鬧熱人烟輳集車馬駢馳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諸物行貨都有端的整齊雖然是箇縣治勝如州府魯提轄正行之間不覺見一

簇人衆圍住了十字街口看榜但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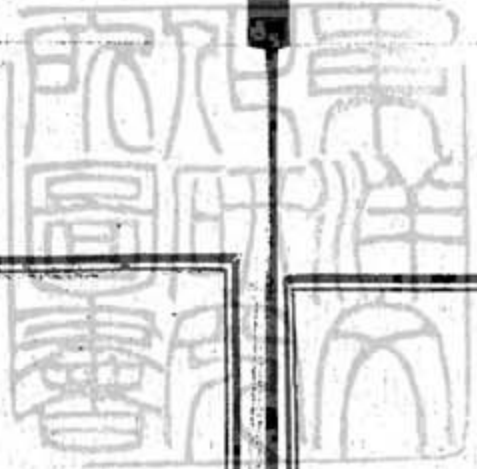
扶肩搭背交頸並頭紛紛不辨賢愚攘攘難分貴賤張三蠢胖不識字只把頭搖李四矮矬看別人也將脚踏白頭老叟盡將拐棒拄鬚鬚綠鬚書生却把文房抄款目行行總是蕭何法句句俱依律令行

魯達看見衆人看榜挨滿在十字路口也鑽在叢裏聽時魯達却不識字只聽得衆人讀道代州鴈門縣依奉太原府指揮使司該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即係經略府提轄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與犯人同罪若有人捕獲前來或首告到官支給賞錢一千貫文魯提轄正聽到那裏只聽得背後一箇人大叫道張大哥你如何在這裏攔腰抱住扯離了十字路口不是這箇人看見了橫拖倒拽將去有分教魯提轄剃除頭髮削去鬚鬚倒換過殺人姓名薙惱殺諸佛羅漢直教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畢竟扯住魯提轄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史進結盜殺
人復追捉
如何魯達却
捕此上緊海
文固見此書
亦之顛倒
事之顛倒

話說當下魯提轄紐過身來看時，拖扯的不是別人，却是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靜處，說道：「恩人，你好大膽見！今明明地張掛榜文，出一千貫賞錢捉你，你緣何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却不被做公的拿了，榜上見寫着你年甲貌相貫扯，魯達道：「洒家不瞞你說，因為你上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正迎着鄭屠那厮被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不想來到這裏，你緣何不回東京去，也來到這裏？」金老道：「恩人在上，自從得恩人救了老漢，尋得一輛車子，本欲要回東京去，又怕這厮趕來，亦無恩人在彼搭救，因此不上東京去，隨路望北來，撞見一箇京師古鄰，來這裏做買賣，就帶老漢父子兩口兒到這裏，虧殺了他，就與老漢女兒做媒結交。此間一箇大財主趙員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皆出于恩人，我女兒常常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那箇員外也愛刺鎗使棒，常說道：「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想念如何能勾得見，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却再商議。」魯提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到門



首只見老兒揭起簾子，叫道：「我兒，大恩人在此，那女孩兒濃妝艷飾，從裏面出來，請魯達居中坐了，插燭也似拜了六拜，說道：「若非恩人垂救，怎能勾有今日？」魯達看那女子時，另是一般手韻，比前不同，但見

金釵斜插掩映烏雲，翠袖巧裁輕籠瑞雪，櫻桃口淺暈微紅，春筍手半舒嫩玉，纖腰嫵娜，綠羅裙微露金蓮，素體輕盈，紅綉襖偏宜玉體，臉堆

三月嬌花，眉掃初春，嫩柳香肌撲簌瑤臺，月翠鬢籠鬆楚岫，雲

那女子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樓去請坐。」魯達道：「不須生受。」洒家便要，去金老便道：「恩人既到這裏，如何肯放教你去，老兒接了桿棒包裹，請到樓上坐定，老兒分付道：「我兒陪侍恩人坐坐，我去安排飯來。」魯達道：「不消多事，隨分便好。」老兒道：「提轄恩念殺身難報，量些粗食薄味，何足挂齒。」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金老下來，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厮，分付那箇，「你一面燒着火，老兒和這小厮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雞，釀鵝肥鮮，時新果子之類，歸來，一面開酒，收拾菜蔬，都早擺了，搬上樓來，春臺上放

只女父二人
拜法亦安頓
得頓挫有情

下三箇盞子，三雙筋鋪下菜蔬果子下飯等物，姬娘將銀酒壺盪上酒來，女父二人輪番把盞，金老倒地便拜魯提轄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也。」金老說道：「恩人聽稟，前日老漢初到這裏，寫箇紅紙牌兒，旦夕一炷香，父女兩箇兀自拜哩。今日恩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却也難得你這片心。」三人慢慢地飲酒，將及天晚，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魯提轄開窗看時，只見樓下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口裡都叫拿將下來。人叢裡一箇人騎在馬上，口裡大喝道：「休教走了這賊。」魯達見不是頭，拿起凳子從樓上打將下來，金老連忙搖手叫道：「都不要動手，那老兒搶下樓去，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說了幾句言語，那官人笑將起來，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各自去了。那官人下馬入到裡面，老兒請下魯提轄來，那官人撲翻身便拜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義士提轄受禮，魯達便問那金老道：「這官人是誰，素不相識，緣何便拜？」酒家老兒道：「這箇便是我兒的官人趙員外，却纔只道老漢引甚麼郎君子弟，在樓上喫酒，因此引莊

真粗鹵決好
如假斯文萬
倍

七寶字義便
近出家消息
非妄下者

客來厮打，老漢說知，方纔喝散了。魯達道：「原來如此，怪員外不得。」趙員外再請魯提轄上樓坐定，金老重整杯盤，再備酒食相待。趙員外讓魯達上首坐地，魯達道：「酒家怎敢？」員外道：「聊表相敬之禮。」小子多聞提轄如此豪傑，今日天賜相見，實為萬幸。魯達道：「酒家是箇粗鹵漢子，又犯了該死的罪過，若蒙員外不棄貧賤，結為相識，但有用酒家處，便與你去。」趙員外大喜，動問打死鄭屠一事，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喫了半夜酒，各自歇了。次日天明，趙員外道：「此處恐不穩便，可請提轄到敝莊住幾時。」魯達問道：「貴莊在何處？」員外道：「離此間十里多路，地名七寶村，便是。」魯達道：「最好。」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叫牽兩疋馬來，未及晌午，馬已到來。員外便請魯提轄上馬，叫莊客擔了行李，魯達相辭了金老父女二人，和趙員外上了馬，兩箇並馬行程，於路說些閒話，投七寶村來。不多時，早到莊前，下馬。趙員外携住魯達的手，直至草堂上，分賓而坐。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晚間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管待。魯達道：「員外錯愛，酒家如何報答？」趙員外便

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如何言報答之事話休絮煩魯達自此之後在這趙員外莊上住了五七日忽一日兩箇正在書院裡閒坐說話只見金老急急奔來莊上逕到書院裡見了趙員外并魯提轄見沒人便對魯達道恩人不是老漢心多為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喫酒員外誤聽人報引領莊客來鬧了街坊後却散了人都有些疑心說開去昨日有三四箇做公的來鄰舍街坊打聽得緊只怕要來村裡緝捕恩人倘或有些疎失如之奈何魯達道恁地時洒家自去便了趙員外道若是留提轄在此誠恐有些山高水低教提轄怨帳若不留提轄來許多面皮都不好看趙某却有箇道理教提轄萬無一失足可安身避難只怕提轄不肯魯達道洒家是箇該死的人但得一處安身便了做甚麼不肯趙員外道若如此最好離此間三十餘里有座山喚做五臺山山上有一箇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薩道場寺裡有五七百僧人為頭智真長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捨錢在寺裡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會許下剃度一僧在寺裡已買下一道五

屢認該死纔
是真人



花度牒在此只不會有箇心腹之人了這條願心如是提轄肯時一應費用都是趙某備辦委實肯落髮做和尚麼魯達尋思如今便要時那里投遶人不如就了這條路罷便道既蒙員外做主洒家情愿做了和尚專靠員外照管當時說定了連夜收拾衣服盤纏段疋禮物排擔了次日早起來叫莊客挑了兩箇取路望五臺山來辰牌已後早到那山下魯提轄看那五臺山時果然好座大山但見

雲遮峰頂日轉山腰嵯峨彷彿接天關翠嶺參差侵漢表岩前花木舞春風暗吐清香洞口藤蘿披宿雨倒懸嫩線飛雲瀑布銀河影浸月光寒峭壁蒼松鐵角鈴搖龍尾動山根雄峙三千界巒勢高擎幾萬年

趙員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擡上山來一面使莊客前去通報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監寺出來迎接兩箇下了轎子去山門外亭子上坐定寺內智真長老得知引着首座侍者出山門外來迎接趙員外和魯達向前施禮真長老打了問訊說道施主遠出不易趙員外答道有些小事特來

上刹相浼，真長老便道：且請員外方丈喫茶。趙員外前行，魯達跟在背後，看那文殊寺，果然是好座。大刹，但見

山門侵翠嶺，佛殿接青雲。鐘樓與月窟相連，經閣共峰巒對立。香積厨通一泓泉水，衆僧寮納四面烟霞。老僧方丈斗牛邊，禪客經堂雲霧裡。白面猿時時獻果，將怪石敲嚮木魚。黃斑鹿日日啣花，向寶殿供養金佛。七層寶塔接丹霄，千古聖僧來大刹。

當時真長老請趙員外并魯達到方丈。長老邀員外向客席而坐，魯達便去下首，坐在禪椅上。員外叫魯達附耳低言：你來這裏出家，如何便對長老坐地。魯達道：洒家不省得起身，立在員外肩下。面前首座維那侍者，監寺、都寺、知客、書記依次排立。東西兩班莊客把轎子安頓了，一齊搬將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前。長老道：何故？又將禮物來？寺中多有相續檀越處。趙員外道：些小薄禮，何足稱謝。道人行童收拾去了。趙員外起身道：一事啓堂頭大和尚。趙某舊有一條願心，許剃一僧在上刹度牒詞簿，都已有



逼宵叢林中
情事

凡人只爲柔
曲二字壞了
心地惟剛直
是眞道場中
人

了。到今不會剃得，今有這箇表弟，姓魯，是關西軍漢出身，因見塵世艱辛，情愿棄俗出家。萬望長老收錄，慈悲慈悲。看趙某薄面，披剃爲僧。一應所用，小子自當準備。煩望長老玉成，幸甚。長老見說，答道：這箇事緣是光輝老僧。山門容易容易，且請拜茶。只見行童托出茶來，茶罷收了。盃托真長老便喚首座維那商議剃度這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排齋食。只見首座與衆僧自去商議道：這箇人不似出家的模樣，一雙眼却恁兇險。衆僧道：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們與長老計較。知客出來，請趙員外魯達到客館裡坐地。首座衆僧稟長老說道：却纔這箇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貌相兇頑，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長老道：他是趙員外檀越的兄弟，如何撇得他的面皮。你等衆人且休疑心。待我看一看。焚起一炷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口誦呪語，入定去了。一炷香過，却好回來。對衆僧說道：只顧剃度他，此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兇頑，命中駁雜。久後却得清淨，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可記吾言，勿得推阻。首座道：長老只是

護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諫，他不從便了。長老叫備齋食，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齋罷，監寺打了單帳，趙員外取出銀兩，教人買辦物料。一面在寺裡做僧鞋僧衣，僧帽袈裟拜具。一兩日都已完備。長老選了吉日良時，教鳴鐘擊鼓，就法堂內會集大眾，整整齊齊，五六百僧人，盡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分作兩班。趙員外取出銀錠表禮信香，向法座前禮拜了，表白宣疏已罷，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教魯達除了巾幘，把頭髮分做九路，縮了，搨撲起來，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剃了，却待剃鬚鬢。魯達道：「留了這些兒，還洒家也好。」衆僧忍笑不住。真長老在法座上道：「大眾聽偈念道。」

寸草不留 六根清淨 與汝剃除 免得爭競

長老念罷，偈言喝一聲，咄！盡皆剃去。淨髮人只一刀盡，皆剃了。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拿着空頭度牒，而說偈曰：

靈光一點 價值千金 佛法廣大 賜名智深

與真長老同
作智字班行
已分明提出
弟一頭不敢以
弟子著之矣

知答應能否
者不如只記
得二字親切

何等切至

兩邊說話無
不曲盡情事

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知深收受。長老又賜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監寺引上法座前，長老用手與他摩頂受記。道：「一要歸依佛性，二要歸奉正法，三要歸敬師友。此是三歸。五戒者：一不要殺生，二不要偷盜，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五不要忘語。」智深不曉得禪宗答應能否兩字，却便道：「洒家記得。」衆僧都笑。受記已罷，趙員外請衆僧到雲堂裡坐下，焚香設齋供，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都寺引魯智深參拜了衆師兄師弟，又引去僧堂背後叢林裡，選佛場坐地。當夜無事，次日趙員外要回告辭長老，留連不住，早齋已罷，并衆僧都送出山門。趙員外合掌道：「長老在上，衆師父在此，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鹵直人，早晚禮數不到，言語冒瀆，誤犯清規，萬望覷趙某薄面，恕免恕免。長老道員外放心，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誦呪，辦道參禪。員外道：日後自得報答。人叢裡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分付道：「賢弟，你從今日難比往常，凡事自宜省戒，切不可托大，倘有不然，難以相見，保重保重。早晚衣」

眞坐禪

逼宵叢林中
情事
若心裡七顛
八倒即呆椿
棒坐在禪床
上裝出楊眉
豎口嘴臉愈
增其醜大熱
一翻四覺

服我自使人送來，智深道：「不索哥哥說，洒家都依了。」當時趙員外相辭，長老再別了衆人，上轎引了莊客，拖了一乘空轎，取了盒子下山回家去了。當下長老自引了衆僧回寺，話說魯智深回到叢林，選佛場中禪床上，撲倒頭便睡。上下兩箇禪和子推他起來，說道：「使不得，既要出家，如何不學坐禪？」智深道：「洒家自睡，于你甚事？」禪和道：「善哉，智深裸袖道，團魚洒家也喫甚麼善哉？」禪和子道：「却是若也？」智深便道：「團魚大腹又肥甜了好喫，那得苦也。」上下兩箇禪和子都不采他，由他自睡了。次日要去對長老說，知智深如此無禮，首座勸道：「長老說道，他後來正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只是護短，你們且沒奈何，休與他一般見識。」禪和子自去了。智深見沒人說，他每到晚便放翻身，體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夜間鼻如雷響，要起來淨手，大驚小怪，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尿遍地都是。侍者稟長老說，智深好生無禮，全沒些箇出家人體面。叢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長老喝道：「胡說，且看檀越之面，後來必改，自此無人敢說。」魯智深在五臺山寺中不

乾癆癆枯病
也腹中ノ乾
トキ枯タルコ

鑿子酒ヲ酌
△銅杓也
不唱賣酒說
話甚脫

覺攪了四五箇月，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靜思動，當日晴明得好，智深穿了皂布直裰，繫了鴉青縲，換了僧鞋，大踏步走出山門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坐在鵝項懶凳上，尋思道：「干鳥麼，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教洒家做了和尚，餓得乾癆了。」趙員外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洒家喫，口中淡出鳥來，這早晚怎地得些酒來喫也好。正想酒哩，只見遠遠地一箇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山來，上面蓋着桶蓋，那漢子手裡拿着一箇鑿子，唱着上來，唱道：

九里山前作戰場，
順風吹動烏江水。

牧童拾得舊刀鎗，
好似虞姬別霸王。

魯智深觀見那漢子擔擔桶上來，坐在亭子上，看這漢子也來，亭子上歇下擔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裡甚麼東西？」那漢子道：「好酒。」智深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和尚，你真箇也是作耍。」智深道：「洒家和你耍甚麼？」那漢子道：「我這酒挑上去，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直應轎夫、老郎們做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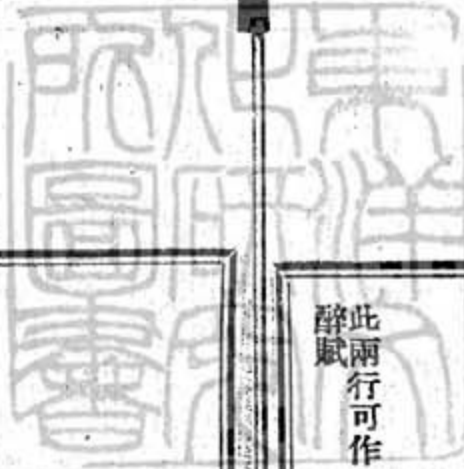
昏酌也盃
へ酌ハ盃也
器ハ器カ
ムナリ

寫出活像畫
家所無

此兩行可作
醉賦

的喫本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與和尚們喫了，我們都被長老責罰，追了本錢，趕出屋去。我們見關着本寺的本錢，見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賣與你喫？智深道：「真箇不賣，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賣。』智深道：『洒家也不殺你，只要問你買酒喫。』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擔桶便走。智深趕下亭子來，雙手拿住匾擔，只一脚交檔踢着，那漢子雙手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深智把那兩桶酒都提在亭子上，地下拾起鏟子，開了桶蓋，只顧昏冷酒喫，無移時，兩桶酒喫了一桶。智深道：『漢子，明日來寺裡討錢。』那漢子方纔疼止，又怕寺裡長老得知，壞了衣飯，忍氣吞聲，那裏敢討錢。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拿了鏟子飛也似下山去了。只說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來，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酒越湧上來，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裡，露出脊背上花綉來，搦着兩箇膀子上山來，但見

頭重脚輕，眼紅面赤，前合後仰，東倒西歪，浪浪踉踉上山來，似當風之



批一作鏡誤

鶴擺擺搖搖回寺去，如出水之蛇，指定天宮，叫罵天蓬元帥，踏開地府，要拿催命判官，裸形赤體，醉魔君放火殺人，花和尚

魯智深看看來到山門下，兩箇門子遠遠地望見，拿着竹篋來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曠得爛醉了上山來？你須不瞎，也見庫局裡貼的曉示，但凡和尚破戒喫酒，決打四十竹篋，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也喫十下，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篋，魯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來舊性未改，睜起雙眼罵道：『直娘賊，你兩箇要打洒家，俺便和你厮打。』門子見勢頭不好，一箇飛也似入來報監寺，一箇虛拖竹篋攔他。智深用手隔過，揸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打得浪浪踉踉，却待掙側，智深再復一拳，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智深道：『洒家饒你這厮，浪浪踉踉，顛入寺裡來，監寺聽得門子報說，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夫，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廊下搶出來，却好迎着智深。智深望見大吼了一聲，却似嘴邊起箇霹靂，大踏步搶入來，衆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

從來主持叢
林真有道德
的調伏大眾
皆得此法不
是善惡不是
護短

描得像

出身次後見他行得兇了慌忙都退入藏殿裡去便把亮榻關上智深搶入塔來一拳一脚打開亮榻三二十人都趕得沒路奪條棒從藏殿裡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老長老聽得急引了三五箇侍者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得無禮智深雖然酒醉却認得是長老撇了棒向前來打箇問訊指着廊下對長老道智深喫了兩碗酒又不曾擦撥他們他衆人又引

不受上罰反
加厚賞奇絕
妙絕

出外來尋時却走在佛殿後撒屎侍者忍笑不住等他淨了手說道長老請你說話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長老道智深雖是箇武夫出身今來趙員外檀越剃度了你我與你摩頂受記教你一不可殺生二不可偷盜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貪酒五不可妄語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你如何夜來喫得大醉打了門子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榻子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走了口出喊聲如何這般所爲智深跪下道今番不敢了長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亂了清規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定趕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起來合掌道不敢不敢長老留在方丈裏安排早飯與他喫又用好言語勸他取一領細布直綴一雙僧鞋與了智深教回僧堂去了昔有一名賢走筆作一篇口號單說那酒端的做得好道是

從來過惡皆歸酒
地水火風合成人

我有一言爲世剖
麪糲米水和醇酎

眼前語甚醒
酒成酒誦酒
過愚酒功德
俱為偏論矣

妙論一番更

英雄瀟客決
會賞鑒山水
不似俗人

從打鐵人眼
裏寫出刺眼
裏的魯達真
形來是何等
想筆

彼此稱量語
得一毫也少不

酒在瓶中寂不波，人未酣時若無口，未聞食糯顛如狗，遂令四大不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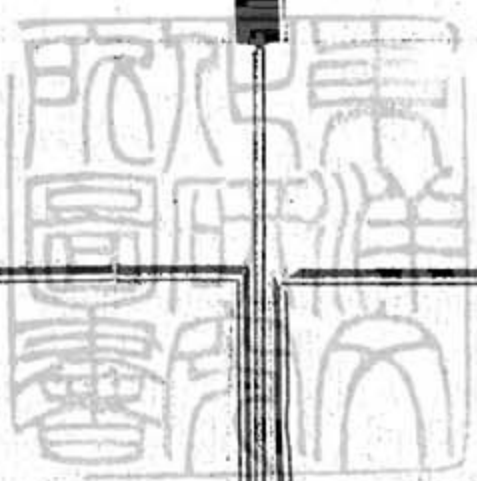
幾人涓滴不能嘗，幾人一飲三百斗，亦有醜醜神不謬，人負邦家因酒覆。

酒中賢聖得人傳，酒不醉人人醉酒。

解嘲破惑有常言。

但凡飲酒不可盡歡，常言酒能成事，酒能敗事，便是小膽的喫了也胡亂做了大膽，何況性高的人，再說這魯智深自從喫酒醉鬧了這一場，一連三四箇月不敢出寺門去，忽一日天氣暴煖，是二月間天氣，離了僧房，信步踱出山門外立地，看着五臺山，喝采一回，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的響聲，順風吹上山來，智深再回僧堂裡取了些銀兩，揣在懷裡，一步步走下山來，出得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看時，原來却是一箇市井，約有五七百人。

家智深看那市鎮上時，也有賣肉的，也有賣菜的，也有酒店麪店，智深尋思道：「干呆麼？俺早知有這箇去處，不奪他，那桶酒喫也自下來買些喫。」這幾日熬得清水流，且過去看有甚東西買些喫，聽得那響處，却是打鐵的在那裏打鐵，間壁一家門上寫着父子客店，智深走到鐵匠舖門前看時，見三箇人打鐵，智深便道：「兀那待詔有好鋼鐵麼？」那打鐵的看見魯智深，腮邊新剃長短鬚，戛戛地好滲瀨人，先有五三分怕他，那待詔住了手，道：「師父請坐，要打甚麼生活？」智深道：「酒家要打條禪杖一口，戒刀，不知有上等好鐵麼？」待詔道：「小人這裏正有些好鐵，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禪杖戒刀，但憑分付。」智深道：「酒家只要打一條一百斤重的，待詔笑道：「重了，師父，小人打怕不打了，只恐師父如何使得動，便是關王刀，也只有八十斤重，智深焦躁道：「俺便不及關王，他也只是箇人，待詔道：「小人據常說，只可打條四五十斤的，也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說，比關王刀，也打八十一斤的。」待詔道：「師父，肥了不好看，又不中使，依着小人好生打一條六



戒刀棧得妙

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使不動時休怪小人戒刀已說了不用分付小人自用十分好鐵打造在此智深道兩件家生要幾兩銀子待詔道不討價實要五兩銀子智深道俺便依你五兩銀子你若打得好時再有賞你那待詔接了銀兩道小人便打在此智深道俺有些碎銀子在這裏和你買碗酒喫待詔道師父穩便小人趕趁些生活不及相陪智深離了鐵匠人家行不到三二十步見一箇酒望子挑出在房簷上智深揪起簾子入到裡面坐下敲着桌子叫道將酒來賣酒的主人家說道師父少罪小

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裡的長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裡僧人喫了便要追了小人們本錢又趕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些與酒家喫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店主人道胡亂不得師父別處去喫休怪休怪智深只得起身便道酒家別處喫得却來和你說話出得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前智深一直走進去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賣與俺喫店主人道師父你好不曉

幾處點綴晒招頭亦自不

事長老已有法旨你須也知却來壞我們衣飯智深不肯動身三回五次那裏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又走連走了三五家都不肯賣智深尋思一計若不生箇道理如何能勾酒喫遠遠地杏花深處市稍盡頭一家挑出箇草帚兒來智深走到那裏看時却是箇傍村小酒店但見

- 傍村酒肆已多年
- 斜插桑麻古道邊
- 白板凳鋪賓客坐
- 矮籬笆用棘荆編
- 破瓮榨成黃米酒
- 柴門挑出布青帘
- 更有一般堪笑處
- 牛屎泥牆畫酒仙

智深走入店裡來靠窗坐下便叫道主人家過往僧人買碗酒喫莊家看了一看道和尚你那裏來智深道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過要買碗酒喫莊家道和尚若是五臺山寺裡的師父我却不敢賣與你喫智深道酒家不是你快將酒賣來莊家看見魯智深這般模樣聲音各別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大碗只願篩來約莫也喫了十來碗智深

問道有甚肉把一盤來喫莊家道早來有些牛肉都賣沒了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走出空地上看時只見牆邊沙鍋裡煮着一隻狗在那裏智深道你家見有狗肉如何不賣與俺喫莊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喫狗肉因此不來問你智深道酒家的銀子有在這裏就將銀子遞與莊家道你且賣半隻與俺那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肉搗些蒜泥將來放在智深面前智深大喜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喫一連又喫了十來碗酒喫得口滑只顧要喫那裏肯住莊家到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罷智深睜起眼道酒家又不白喫你的管俺怎地莊家道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來莊家只得又昏一桶來智深無移時又喫了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來揣在懷裡臨出門又道多的銀子明日又來喫嚇得莊家目瞪口呆罔知所措看見他早望五臺山上去了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坐了一回酒却湧上來跳起身口裏道俺好些時不曾拽拳使脚覺道身體都困倦了酒家且使幾路看下得亭子把兩隻袖子搭在手裡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

從兩箇金剛
身上生出
一段打與
絕奇絕來
奇

有箇金剛不
動的便有箇
倒得金剛的
非關力也

得力發只一膀子塌在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刺刺一聲響亮把亭子柱打折了坍了亭子半邊門子聽得半山裏響高處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擲上山來兩箇門子叫道苦也這畜生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門關上把拴拴了只在門縫裡張時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關了門把拳頭搗鼓也似敲門兩箇門子那裏敢開智深敲了一回扭過身來看了左邊的金剛喝一聲道你這箇鳥大漢不替俺敲門却拿着拳頭嚇酒家俺須不怕你跳上臺基把柵刺子只一拔却似絕葱般拔開了拿起一根折木頭去那金剛腿上便打簌簌的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只得報知長老智深等了一會調轉身來看着右邊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厮張開大口也來笑酒家便跳過右邊臺基上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着折木頭大笑兩箇門子去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去只見這首座監寺都寺并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稟說這野猫今日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

真具眼師真
叢林主

妙節寫得

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長老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若是打壞了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蓋。這箇且由他衆僧道金剛，乃是山門之主，如何把來換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沒奈何，只可迴避他。你們見前日的行兇麼？衆僧出得方丈，都道：好箇囹圄竹的長老，門子，你且休開門，只在裡面聽。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禿驢，們不放洒家入寺時，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箇鳥寺。衆僧聽得叫，只得叫門子，拽了大拴，由那畜生入來，若不開時，真箇做出來，門子只得捻脚捻手，把拴拽了，飛也似閃入房裡躲了。衆僧也各自迴避，只說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攔將入來，喫了一交，扒將起來，把頭摸一摸，直透僧堂來，到得選佛場中，禪和子正打坐間，看見智深揭起簾子，鑽將入來，都喫一驚，盡低了頭。智深到得禪床邊，喉嚨裡咯咯地響，看着地下，便吐，衆僧都聞不得那臭，箇箇道：善哉，齊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扒上禪床，解下縲，把直縲帶

想這禪床的
都是打料還
有不屑打的

子都必必剝剝扯斷了，脫下那脚狗腿來，智深道：好好，正肚飢哩，扯來便喫。衆僧看見，便把袖子遮了臉，上下肩兩箇禪和子，遠遠地躲開。智深見他躲開，便扯一塊狗肉，看着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的那和尚把兩着袖子死掩了臉。智深道：你不喫，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將去，那和尚躲不迭，却待下禪床。智深把他揪耳朵揪住，將肉便塞，對床四五箇禪和子跳過來勸時，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剝剝剝只顧鑿，滿堂僧衆大喊起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喚做捲堂大散，首座那裏禁約得住，智深一味地打將出來，大半禪客都躲出廊下來，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一班職事僧人，點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廳轎夫，約有一二百人，都執杖叉棍棒，盡使手巾盤頭，一齊打入僧堂來。智深見了，大吼一聲，別無器械，搶入僧堂裡，佛面前推翻供卓，斡兩條卓脚，從堂裡打將出來，但見

心頭火起，口角雷鳴，奮八九尺猛獸，身驅吐三千丈凌雲，志氣按不住。

殺人怪膽圓睜起捲海雙睛直截橫衝似中箭投崖虎豹前奔後湧如
着鎗跳淵豺狼直饒揭帝也難當便是金剛須拱手

當時魯智深輪兩條卓脚踏將出來衆多僧行見他來得兇了都拖了棒
退到廊下智深兩條卓脚踏地捲將來衆僧早兩下合攏來智深大怒指
東打西指南打北只饒了兩頭的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見長老喝
道智深不得無禮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十數箇見長老來
各自退去智深見衆人退散撇了卓脚叫道長老與洒家做主此時酒已
七八分醒了長老道智深你連累殺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擾了一場我
教你兄趙員外得知他寫書來與衆僧陪話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
了清規打坍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箇且由他你攪得衆僧捲堂而走
這箇罪業非小我這裏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
何容得你這等穢汚你且隨我來方丈裡過幾日我安排你一箇去處智
深隨長老到方丈去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衆禪客再回僧堂自去

補在此處妙甚

一周到



坐禪打傷了的和尚自去將息長老領智深到方丈歇了一夜次日眞長
老與首座商議收拾了些銀兩資發他教他別處去先可說與趙員外知
道長老隨即修書一封使兩箇直應道人逕到趙員外莊上說知就裡立
等回報趙員外看了來書好生不然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壞了的金剛
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任從長老發遣長老得了回書便叫侍者
取領皂布直襪一雙僧鞋十兩白銀房中喚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
一次大醉鬧了僧堂便是誤犯今次又大醉打壞了金剛坍了亭子捲堂
鬧了選佛場你這罪業非輕又把衆禪客打傷了我這裏出家是箇清淨
去處你這等做甚是不好看你趙檀越面皮與你這封書投一箇去處安
身我這裏決然安你不得了昨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言終身受用智深
道師父教弟子那裏去安身立命願聽俺師四句偈言眞長老指着魯智
深說出這幾句言語去這箇去處有分教這人笑揮禪杖戰天下英雄好
漢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讒臣直教名馳塞北三千里果證江南第一州

隨口說出祥機

畢竟真長老與智深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共同出版株式會社編輯局訓點)

忠義水滸傳卷一終



天
下
第
一
書
局
藏
書

